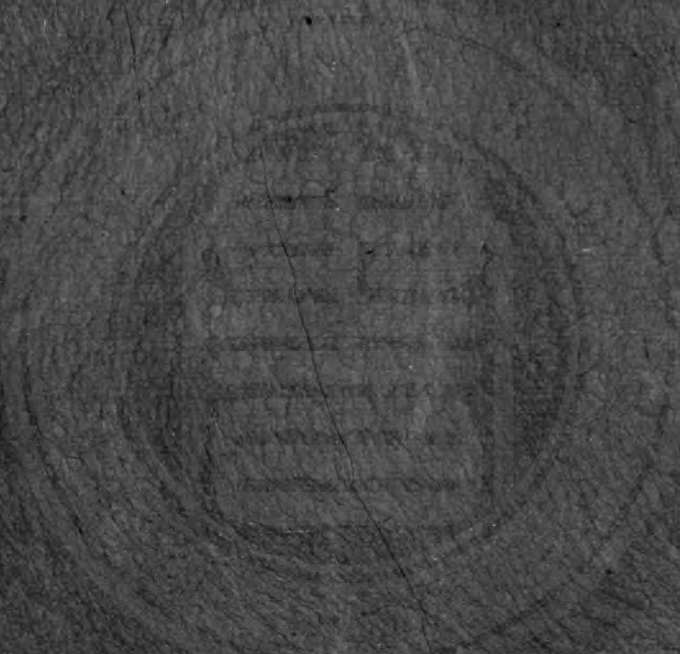


晉書纂火



晋書



晉書纂卷之十一

明海虞錢

同邑姚宗儀鳳來蒲校

良吏傳

有敘

敘曰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史
播徽音人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啟霸圖泰始
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
心庶績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
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
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

既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蒞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

胡威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

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于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

可以肅化明法耳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辨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

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今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鄧攸

鄧攸字伯道襄陵人也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

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

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故繫之於樹而去。攸與刁協、周顛素厚，遂至江東。時吳郡關守人多欲之，元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後稱疾去職，郡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

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史臣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纏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儻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執母喪哀

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嘗食醎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殮投筋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

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前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軟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彌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日久城遂陷隱之爲循所得將

加裁戮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檀席初謝石請爲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儒林傳 有叙

叙曰晉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

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毀運極道
消可爲長歎鄭冲等名位旣隆自有列傳其餘編
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焉

劉兆

劉兆字延世東平人兆博學洽聞從受業者數千人
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
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
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又撰周易訓註
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
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

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旣進踞牀問
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
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辨釋兆別
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
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旣
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

徐邈

徐邈東莞人也勤行勵學博涉多聞孝武帝始招延
儒學之士大傅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
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前後十

晉書卷之十一
年每被顧問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探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留心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足下日晏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

耳目也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宦易危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誼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爲暢耳道子以邈

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爲前衛率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邈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背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弟廣尤好學載宋史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

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常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竝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宣潔行廉約韓伯任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旣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禱邪范笑而受之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總司百揆翼贊三臺當淮肥之捷勲拯危墜因時立功石亦與焉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次則厲身奉國下則愛人惜力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食之責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統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

稟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猶復遠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勲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若溫忠

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亾中宗肅祖歛祚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弘之辭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

文苑傳 有叙

叙曰夫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不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總金羈而齊鶩揚王軼而竝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槩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竝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今著之文苑云

軼犬地
二音軼
也

左思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父雍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竝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有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

而示之謚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

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稽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亾。到山陽。求康不得。面還。又年十六。游鄴。復與相遇。隨康還山陽。康每謂曰。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至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太康中以

良吏赴洛方知母亾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人也少以才學知名深為羊祜所器重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褚陶

褚陶字季雅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間

陶褚先主後也

年十三作鷗鳥賦宛陵嚴仲弼

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

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

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
告家人齊王罔辟爲掾罔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
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
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
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
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
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
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罔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
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
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
人貴其曠達

袁宏 伏滔附

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
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
中諷詠聲旣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
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
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
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
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

末列稱過江之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亾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

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常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爲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

晉書卷之十一
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督府中。呼爲袁伏。宏心耻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伏滔字玄度。安丘人。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

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子系之亦有文才。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人也。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後爲郡功曹。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溫嘗使含詣尚。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

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温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舍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温嘗與寮屬讌會舍後至温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初舍在官舍有一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足比稽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温引爲參軍甚見親昵温薨後愷之拜温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康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

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每食甘箴，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稽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

長康益
斐三毛
人問其
故曰楷
傷則有
識具正
此是其
識具看
壽者尋
之定覺
益三毛
如有神
明殊勝
朱安時
說見世

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咏，自謂得先賢風致，或

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且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外戚傳 有叙

叙曰外戚多至禍敗鮮克令終何哉豈不由祿以

評語杜
楊駿

曹充庾
亮等皆
外戚也
已載諸
臣傳茲
不具列

恩深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竝后族之所美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爰及江左未

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兼
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亾身元規幾於敗國豈
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
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涉學有智筭少
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
貴見用任領護各千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
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
琇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

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
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
是儲位遂定及帝踐阼累遷中護軍琇在職三十年
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
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
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
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
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
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及齊王攸出鎮
也琇以切諫忤旨旣失寵憤怨遂發病卒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性純和美
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
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
清早卒無男生后而又終妻裴氏娶居養后以禮自
防甚有德音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
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
此

褚哀

褚哀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

人學問 淵綜廣 博孫卷 曰南人 學問清 通簡要 支道林 聞之曰 非人看 書如顯 處視月 南人學 問如牖 中窺日 說見世

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榱
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官至
安東將軍哀少有簡貴之風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
中興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
臧否而內有所褒貶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褚哀雖不
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哀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
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
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
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后
父議加不臣之禮哀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

藩於是改授徐兗二州刺史永和初復徵袁劉遐說
袁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
袁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
之袁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
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
輒益使終不得食褚裒飲訖徐舉手云褚季野於是
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
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

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室
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
經修營塔廟而已

王濛 子脩 蘊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
曲所齒晚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
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
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
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

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脩、蒞。

脩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

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蒞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后立，封建昌縣侯。蒞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乃授徐州刺史。復固讓，謝安謂蒞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以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舒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之鎮。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蒞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會稽內史。蒞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

醒日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
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
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
以爲知人子恭在列傳

隱逸傳

有叙

叙曰古先智士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
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玉輝水潔川亭嶽峙
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無悶自典午運開旁求
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雖
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綴集于篇

晉書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
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
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
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
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
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藉往觀既見
與語亦不應稽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
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
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

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
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
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
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幼孤貧每採相求食星行夜歸
或至海邊拘蠖蠅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
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
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

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
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
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
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兩耳壁塞
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
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
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儻又能隱形匿
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
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
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

喜慶欲因其祭祀竝住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佻儻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柰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踈踏卽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二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竝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

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拖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鯢鷁躍後作鮪鯨引飛鷁首撥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以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

詠遂作慕歌。又孝女娥年甫一十四，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盡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人也。少方直，有雅量。武帝欲以琦爲左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曰：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

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買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

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賈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太麋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日，致一鹿於其室前。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旣至，導置

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踣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

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嘗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畸之亞乎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乘車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

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沖
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
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
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麟之於內
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
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
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
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
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去麟

之家百餘里有一孤老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
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今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
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
此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隱于臨松薤
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
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
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逝絕迹及苻氏之
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

不卜命之短長。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應穆穆以瑀為軍師。臣何穆惑於讒間，西代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至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關飲氣而卒。

戴逵 謝敷附

逵子顯 隱遜有 父風亦 巧藝嘗 減佛像 臂胛人 服其奇 識見宋 史 安道畫 行像甚 精妙度 道季看 之語戴 云神明 太俗由 卿世情 未盡戴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夫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徒貴貌似而已。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外眩躡華

云唯務
光當免
卿此語
耳
謝敷字
慶緒入
太平山
十餘年
敬尚書
恢與敷
善常稱
謝慶緒
織見雖
不絕人
可以累
心處都
盡俱見
世說
為彭澤
人不以

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
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
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遠潛詣之與珣游處積
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遠遯不反乃上疏請絕其召
命達復還刻初月犯少微心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
隱士當之時遠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會稽隱士謝
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
不得死

陶潛

陶潛字元亮侃之曾孫也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

家累自
隨送一
力給其
子書曰
汝且夕
之費自
給為難
今遣此
力助汝
薪水之
勞此亦
人子也
可善遇
之

潛若先
醉便語
客我醉
欲眠卿

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里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
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
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王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
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
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
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稭
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稭素簡貴不私事
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
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義熙三年解印
去縣乃賦歸去來刺史王弘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

晉書卷之十一
陶潛
三十四

可去湯
酒熟取
頭上寫
巾漉酒
畢還復
看之其
真率如
此
潛自以
曾祖晉
世宰輔
肘復屈
身後代
自宋武
王業漸
隆所著
文章皆
題其年
川義熙
以前明

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今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曰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今一門生二兒共輦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美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瞻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

晉晉氏
年號月
永初以
來唯云
甲子而
已

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開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晉書纂卷之十使文成五利造詭詐而取寵榮尹

晉書纂卷之十使文成五利造詭詐而取寵榮尹

晉書纂卷之十二

明海虞錢 佻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藝術傳 并叙

叙曰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亾省禍福然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識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

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

輿襯銜壁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淮南周元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甘卓爲歷陽太守訓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及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聳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

晉書卷之二十一 載洋
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陳耽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礫。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元帝將登祚。使洋擇

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乃從之。庾亮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

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立宮城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陟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

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

韓友

韓友字景先舒人也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宣城邊洪爲廣陽領校憂歸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歎發狂絞死兩子并殺婦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叵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殮叵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

晉書卷之二十一
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鸚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也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死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謂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

晉書集 卷之二十一
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鉄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鑿泐道術者死。太元末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杜不愆

杜不愆。盧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郟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

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書郎。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以

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有詔來頓
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
炤凶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
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
所以妻曰夫臨凶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
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
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滅
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測
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
金耳知凶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也
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
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篋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
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上焉。

卜翊

卜翊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
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翊曰然吾大厄在四
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
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
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翊曰子勿
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

免卿將也。瑒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瑒瑒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瑒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上瑒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瑒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瑒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瑒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瑒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曹陽，爲琨所敗。瑒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腸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嘗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澄投石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

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且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墜水

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廼與弟子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十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墮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

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
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
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
繫齋七日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
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
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
曜生擒之勒敬澄彌篤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
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
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
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

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盡無風而塔
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
矣旣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
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引之
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
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太子諸公五日一朝
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
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常遣弟子法常比至襄
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
言及和尚比且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

常交車共說汝師和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

征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在厄乃唱云衆生祝願須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推馬與之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龜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

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宜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且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尙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

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
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
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
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
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
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
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啟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
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
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
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

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
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
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
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
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
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
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
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

晉書卷之二十二
殿下季龍不解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住
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
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索統

索統字叔微敦煌人也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
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
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
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
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
統曰水上爲陽水上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水

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水上與水下人語爲陽語陰媒
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水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
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
仲春而成婚焉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統曰
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
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
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
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郡功曹
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腳肉破啖爲
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

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

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筭，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脩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

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人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

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亾之地，不宜淹流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光死，子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纂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青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

晉書卷之十三
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
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龍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
仍使入道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
義旨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
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
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
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
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
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

二子焉興嘗謂什曰太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
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
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
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
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
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
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
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列女傳 并叙

叙曰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

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捷峻節而孤標。周篇于焉騰茂。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莘。廣隆殷之業。大姒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訊文伯于奉劍。讓子發于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旣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于前。元凱編之于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爲之傳云。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

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爲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又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于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其明鑒如此。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十八而嫠。居于植女華。竝孤藐。憲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于時。華亦有淑德。傅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

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
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
卵以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
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卯
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
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
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爲辱
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
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
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海內其知人
之鑒如此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數歲能
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
法度爲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
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
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趨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
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群小雜處琰
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

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亾。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初侃父母丹聘爲妻。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

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薪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周顛母李氏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顛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于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恠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父兄許之。遂生顛。

晉書卷之二十二
及嵩謨而顓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顓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顓等竝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度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竝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智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

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
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
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旣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
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
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
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
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
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
髻素褥坐于帳中柳束巾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
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
無滯柳退而嘆曰寔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
俱服道韞亦云親從涓亾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
人胷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
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于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
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
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竝傳于世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
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勵每與
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伏聰旣僭位召

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鷓儀殿以居之。其
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
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
鷓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
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
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
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
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于妾。距
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
妾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

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
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
內輔如后。朕無憂矣。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
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于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妃。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
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
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
寵。僞范陽王德亦聘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
如其志。垂旣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

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我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亾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于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于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符姚三月歌胡。惟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

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
激揚千載矣。

晉書纂卷之十三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叛逆傳

王敦 沈充附

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素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裨
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時
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
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
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
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

擊金燥 盤盛木 琉璃益 盛潔豆 困倒著 水中而 飲之謂 是乾飯 羣婢莫 不掩口 而笑之 ○石崇 每要客 李美人 行酒客 飲酒不 盡者斬 美人每 三教固 不飲以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
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
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
人亦當為人所噬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大
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
散之於眾單車還洛元帝召為揚州刺史帝初鎮江
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
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進大將軍都督荆湘
州諸軍事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
凱言于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
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
我地耶參軍郭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王平子以卿
病狂指鼻炙眉舊疾復發耶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
汲黯朱雲不狂也敦曰卿欲何言舒曰謬坦可謂小
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晏子稱君曰可臣獻否以成
其可是以舒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時敦專任閩外
手控疆兵羣從貴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
鼎之心帝畏而惡之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
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
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

觀其變 已斬三 人顏色 如故尚 不肯飲 丞相讓 之敦曰 自殺伊 家人何 事御事 世說 王澄鎮 荆州士 人宗慶 因酒忤 澄澄將 榜之別 駕郭舒 以澄過

醉危言
諫止而
澄怒舒
狂遂楯
其鼻灸
其肩故
云

晉書卷之十三
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隗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臣備位宰輔，豈忍坐視成敗。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隗首朝懸，諸軍夕退。願陛下深垂三思。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親率六軍以誅大逆。及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敦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瑯琊，何至困百姓如

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都入已府。將相獄牧悉出其門，徒兄含為征東將軍，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為謀主，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眾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

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
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
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以溫嶠爲丹陽尹
欲使覘視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敦病轉
篤不能御衆使錢鳳等率衆三萬向京師以含爲元
帥司徒導遺含書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
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
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
敝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日便可襲宰
相之迹邪自開關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此直錢
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導門戶
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兄一旦爲逆節
之臣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耶願速建
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含不答
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
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
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初敦始病夢白
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
右執之俄而敦死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
之斬錢鳳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

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
瘞出口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
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
言於帝曰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
袁譚王誅加于上私議行于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
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刺
史王舒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
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
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
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
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
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石
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
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
衣而敦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
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
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焉
沈充少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
同郡錢鳳鳳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
專弄威權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

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
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
別因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
既去可長嘆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
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楨諭充充謂楨曰丈夫共
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率兵臨發謂
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
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
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
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

充子勁竟滅吳氏

史臣曰瑯琊之初鎮建業龍德猶潛王敦歷官中
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託魚水之深
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既而負勳
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轍隙起自才劉禍
難成於錢沈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
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
靈長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
矣

桓溫 孟嘉附

桓温字元子。彝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爲江橋所害。温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橋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温備。温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礫孫仲謀。乃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

温至三
峽部伍
中自得
援于者
其母緣
岸哀號
行日餘
里遂跳

拜駙馬都尉。温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常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温爲荊州刺史。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朝廷以蜀險遠。而温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衆大潰。遂降。温振旅還江陵。封臨賀郡公。温平蜀。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旣素有雄情。爽

上船至便即絕

破視其腹腸皆寸寸斷

温聞之怒命戮其人

温平蜀以李勢

妹為妾常著齋

後主始不知既

間與數十婢拔

白刃襲之正值

李統頭髮委藉

便潛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

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

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

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温自江陵北伐行

經金城見少為瑯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

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

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

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表

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頗

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

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

能見殺非是本懷主慚而退見世說

温

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
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距戰温結陣而前親被
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温謂先帝諸陵陵被
侵毀者皆繕復之遂旋軍改封南郡公温性儉每燕
惟下七奠梓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或
卧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
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
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俛身
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

邳隆爲
温南蠻
參軍三
月三日

會作詩
隆云姬

陽躍清
池温問

姬隅是
何物答

日蠻名
魚爲姬

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慕
容垂率衆距温戰于林渚温擊破之遂至枋頭軍糧
竭盡温焚舟步退垂以八千騎追之温軍敗績死者
三萬人温甚耻之温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
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邳
超進廢立之計温乃廢帝而立簡文帝是時温威勢
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
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温有脚疾詔乘輿
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温競懼
不得一言而出上疏求歸姑孰詔進公丞相帝崩遺

隅温曰詩何以

作蠻語隆曰干

里投公始得蠻

府參軍那得不

作蠻語

○温有

主簿善

別酒好

者謂青

州從事

惡者謂

平原督

郵青州

有齊郡

平原有

兩縣從

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

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

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

王公故事耳孝武即位温入朝赴山陵百僚皆拜于

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

謝内外懷懼温既至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

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眾莫

之知但見將拜時頰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

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

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

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為崇因而遇

疾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

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初冲問温以謝安王

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温知已存彼不

敢畧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 孟嘉

字萬年江夏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庾亮領江州辟

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

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

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

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

事言到

脂膏郵

下在兩

上位

俱見世

說

所得。乃益器焉。後爲桓温參軍。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龍山寮。佐畢集時。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史臣曰。桓温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及觀兵洛

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薦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枋頭之
敗歸罪
委真

桓玄 殷仲文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炯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

朝廷亦疑而未用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常登高望震澤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詔以玄爲荊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復領江州刺史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養衆觀變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

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玄至新亭
 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
 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
 以公旦爲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
 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
 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雋賢君子
 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辛韓豪奢
 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元興二年
 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

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
 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
 曰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
 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玄所親仗
 惟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
 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下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
 是矯詔封爲楚王加九錫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
 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
 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
 應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

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焉信悅諂譽逆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乃多斥朝臣爲太宰寮佐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瑯邪廟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僞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寮倍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

溫果追稱帝號
溫嶠易姓之言
亦驗矣

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封子昇爲豫章郡王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旂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伎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流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秘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日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謹雜無

復朝廷之體於時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裕至蔣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軍奔潰遂將其子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復于道作起居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張帷屋于城南署置百官謂其羣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遇此玆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

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遷都
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
之以恩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
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劉裕與玄戰
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
常漾輕舸于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
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玄入蜀諸軍迎擊
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
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
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
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
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元
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具及玄建
國于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
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
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毅等傳送玄首梟于
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

殷仲文其妻卽玄之

姊雖爲姻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投焉玄甚
悅之以爲諮議參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
入宮其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

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桓玄之代驅逼者眾至如微臣負罪實深今宸極反正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忽遷為東陽太守意不平劉毅

桓玄素輕桓崖崖有好桃玄連就求之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辭壁間物

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苻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仲文矢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因言于劉裕遂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表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抗表稱冤登高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因晉政之陵

亦不可
得也
見世說

遲乘會稽之醜管敢率大羊稱兵內侮踰年之間
奄傾晉祚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
廓清踰月而兇渠卽戮是知神器不可以闇于天
祿不可以妄處若桓玄之么麼適所以干紀亂常
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
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
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入長廣山爲羣賊彌多
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

力過人青士號爲飛豹因集亡散寇諸郡所在陷沒
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
洛陽京邑大震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
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
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
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郊迎致書於彌
曰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
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
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
魚之有水使隨劉曜已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

晉書卷之三十三
後與曜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
奔河陰曜遂攻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
于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
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
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怒與曜阻兵相攻
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
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
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
則不遠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
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
君爲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
洛陽天下之中城池官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
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子豈有帝王之意乎
遂引衆東屯項關嫌隙遂構初不勒惡彌驍勇常密
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
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
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
愈忌彌陰圖之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

祖約

祖約字士少逃之弟也與逃甚相友愛永嘉末元帝

稱制爲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常夜寢于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逃卒代逃爲豫州刺史領逃之衆約異母兄納密言于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

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峻剋京都矯詔以約爲太尉石勒攻之約衆潰奔歷陽復奔于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逆順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至醉旣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初逃有胡奴曰王

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于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

蘇峻字子高掖人也少有才學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與亂而峻最强宜檄諸屯示以王化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峻率其將於南塘橫截大

破之進冠軍將軍封邵陵公峻本以單家聚衆于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于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徵之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

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於是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乘風濟自橫江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官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官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苦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温

嶠陶侃唱義武昌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衆沮衄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未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嶠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逆戰敗之峻曰孝能被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牙門彭世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齧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

孫恩 盧循附

孫恩字靈秀瑯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

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會稽王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蠅蛭登仙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旬日之中衆數十萬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朝廷震懼內外戒嚴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被破亡其婦女有嬰

累不能去者囊篋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部嚮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旣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差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粲麗盈目牢之等遠於收斂放恩復得逃海朝廷大震劉裕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

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雙眸罔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棋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元興二年劉裕討循循窘急泛海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裕乘勝擊之循勢屈知不免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

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戍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

載記 有敘

敘曰古者帝王乃生奇類反首衣皮餐羶飲漚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

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家室。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紀地脉。苞玄菟。欵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逮乎有晉。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言猶自口。元海已至。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後三十六年張仲華據河西。稱涼。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後一年慕容儁

據遼東。稱燕。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主。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

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北涼沮渠蒙遜

西秦乞伏國仁北燕馮跋南涼秃髮烏孤等未鈔

漢

劉元海

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七年以成帝咸和四年滅曜後

復稱趙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父豹為左賢王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

且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罔母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彿相符矣自是十二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日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於是遂學武事妙絕于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礪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帝默然。後秦涼覆沒，李熹曰：「陛下誠能發。」

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歔，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保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

晉書卷之三十三 劉聰
曰渾言是也。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寧朔將軍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侯王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與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會頴敗元海，欲救之。劉宣等固諫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于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奈何拯仇敵，違天不祥，逆衆不濟。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域，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吾漢氏甥，乃僭卽漢王位。永嘉二年，僭卽皇帝位，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巳瑞，改年河瑞。以永嘉四年死，子和立。

劉聰 子粲 陳元達附

劉聰字玄明，元海第四子。母張夫人夢日入懷寤而

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卽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又與公卿泣涕固請於是僭卽皇帝位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蒸焉單卽又之母也又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又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

胡
獨
行

單氏未便黜廢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旣殊納之爲允聰太悅使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

晉書集 卷之二十三
命劉曜等攻陷洛陽封晉懷帝會稽郡公引帝入譙
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
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
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
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
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
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
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
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
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

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
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聰游獵無度常晨出
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
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
歸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
此咫尺之間狂徒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
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弟
又子粲並與襯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
等生來哭人立左貴嬪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鷄儀
樓于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我高祖皇帝身衣大布

以民而
臣明
為之
起亡
之非
如罪
萬利

居不重茵后嬪服無綺絲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
宮焉伏聞詔旨將營鸚儀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
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
殿豈問汝鼠子乎將出軒之并其妻子同梟東而使
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
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
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元達先鎖腰
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
氏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為納
賢園李中堂為愧賢堂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

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
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有常有哭聲晝
夜不止聰甚惡之陳元達等進曰星變之異其禍行
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
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
蛇一猛獸各害人而禿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
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
進御無序矣聰如中護軍斬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
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
皇后斬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斬斬慙恚自

殺斬有殊寵聰迫於元達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
深仇元達時聰中常侍王沉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
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
憎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敘錄姦佞小人數
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
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車服
宅宇皆踰于諸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
日不醒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
無復綱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
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

虐愈甚無誠懼之心時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
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
山三日而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
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
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
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
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
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
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
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于機上俄而蘇使左右

永明
字

機上取皮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
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
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
焉。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
王鑒等諫曰：陛下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
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汗清廟。况其家婢，和六
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棖
玉簣而對腐木朽楹哉！聰覽之大怒，使收鑒等送市。
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
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

斬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大興元年，
聰死，子粲嗣。粲荒耽酒色，遊宴後庭，軍國之事

一決於準。準勒兵入宮，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
無少長，皆斬於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酪
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人
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人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字長弘，後部人也。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
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
君茂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

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固知之久然
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
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
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旣至
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
性各有分甄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
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將何以堪之是以
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元海大悅在位忠蹇屢進讜言
聰每謂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
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
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誅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
忽焉陛下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
美則天下幸甚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族子也少孤養於元海年八歲從
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
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
爲不二矣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
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善屬文工草隸雄
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常輕侮

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日永
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自以形質異衆恐
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閒居有童
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
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
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
而變爲五色斬準之難自長安赴之僭卽皇帝位國
號趙曜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
曰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
宋而追勳於橋公之墓前大司徒崔岳太守王忠洗

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齒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
言念君子實傷我心其速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
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于劉綏匿之於書匱載
送于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
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
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今詔
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
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
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
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

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故甚厚岳
 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
 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于屯厄之
 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終南山崩長安人劉
 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
 趙昌井水竭構五梁時羣臣咸和以為勒滅之徵曜
 大悅中書監劉均進曰終南京師之鎮無故而崩其
 凶焉可極言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
 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趙之
 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

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
 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曜撫然改容
 後石勒率大衆來攻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
 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
 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
 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
 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於
 水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
 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
 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解使金瘡醫李永

晉書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寺三老孫機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勒聞之，凄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

史臣曰：元海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未有與之爭衡者矣。僞主斯亡，玄明篡嗣，關

字
玄明
聰

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縱武窮兵，殘忠害善，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閹豎類於迴天，凝科踰于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真于戎手，聚縉紳于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自古篡奪，於斯爲甚，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

酌戎盃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
歟何不支之甚也

晉書纂卷之十三終

國

